

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一冊

黃帝內經馬張合註序

醫學發源始於靈素闡陰陽之祕窮生尅之原舉凡風寒暑溼燥火喜怒哀思憂致病之因藏府氣血筋骨皮肉脉絡經穴受病之處望聞問切鍼灸藥石治病之法蓋言之詳矣秦越人得其解而著難經張仲景傳其法而著傷寒論金匱要略華元化孫思邈精鍼灸而號神醫製湯液而傳方法類皆得力內經而非別有神授仙傳之祕訣後之學者讀越人仲景諸家書誇為捷徑不復沿流以溯源卒令致病之因受病之處治病之法多有游移鮮據者而有志之士乃從事西醫以求補乎中學之所不及殊不知衛生之法素問開卷即言之蠟人之形詳於靈素者尤盡腦筋之說則內經所謂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又曰督脉入絡腦督脉者發於會陰通於脊骨內合於腎腎上通心是腦筋固智慧壽夭之所寄至於剖解之說靈樞篇中嘗一言之蓋古人亦從剖解而審其迹究其理然後著內經以垂教萬世是內經一書乃中西醫學之準繩而為舉世之習內外科者所莫能外惜乎詞旨深奧索解殊難讀不終篇遂有束之高閣者茲得馬元臺張隱庵兩家註釋合而觀之見其引經註經兼採王永昌吳崑朱永年徐公選莫仲超楊上善倪仲玉盧子繇王芳侯王安道等十數家箋註而附益之復各出己見以申明之務使內經之奧旨微言皆顯豁呈露了然于心目中西醫家稱為合刻以公同好抑亦行道濟人之一助與

宣統二年小陽月金陵王修卓成甫識于滬寓合肥李第

素問靈樞注證發微弁言

黃帝內經十八篇並無素問靈樞之名晉皇甫謐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為內經論者謂鍼經即靈樞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唐王冰注素問作二十四卷宋史崧靈樞音釋作十二卷與舊志異不聞別有所據且注素問而不及靈樞釋靈樞而不及素問于二書亦不無偏廢之弊有明馬元臺先生注證於微分素問靈樞各九卷復還舊觀合二書詳加詮註參互貫穿洵足闡發內經微旨而為黃帝功臣歲久板刻漫漶原刊絕少近時即舒載陽重刻之本亦不可多得坊賈每藉以居奇余因以家藏舊本重校付梓俾業是術者人人得而有之或亦濟世養民之一助也

嘉慶十年長至月既望古歛鮑漱芳席芬甫識

黃帝內經序

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黃帝之御極也以理身緒餘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為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盪內有喜怒之交侵天昏札瘥國家代有將欲歛時五福以敷錫厥庶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于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歷代寶之未有失墜倉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且明于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及隋楊上善纂而為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始為之訓解闕第七一通迄唐寶應中太僕王冰篤好之得先師所藏之卷大為次注摘是三皇遺文爛然可觀惜乎唐令列之醫學而薦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已遠其道賾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殊不知三墳之書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唐堯之授四時虞舜之齊七政神禹修六府以興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序卦氣伊尹調五味以致君箕子陳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淺見薄識之人其不廢絕為已幸矣頃在嘉祐中仁宗念

聖祖之遺事將墜于地乃

詔通知其學者俾之是正

臣

等承之典校伏念句歲遂乃搜訪中外裒集眾本寢尋其義正其訛舛十得其

不能具竊謂未足以稱明詔副

而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于世者得數十家敘而考正焉貫穿錯綜磅礴會通或端本以尋文或

而討源定其可知次以舊目正謬誤者六千餘字增注義者二千餘條一言去取必有稽考外文疑義

皇帝撫大同之運擁無疆之休述先志以奉成興微學而永正則和氣可台災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躋于壽域矣

國子博士

臣高保衡

光祿卿直祕閣

臣林億

等謹上

尚書屯田郎中

臣孫奇同

校

守殿中丞

臣孫兆重

改正

黃帝內經目錄

第一卷 上古天真論

陰陽應象大論 1.18

四氣調神大論 1.5

生氣通天論 1.8

金匱真言論 1.4

陰陽離合論 1.29

陰陽別論 1.31

靈蘭秘典論 1.37

六節藏象論 1.38

第二卷

五藏生成論 2.1

五藏別論 2.5

異法方宜論 2.6

移精變氣論 2.8

湯液醪醴論 10

玉板論要篇 2.12

診要經絡論

脈要精微論 2.17

平人氣象論 2.24

玉機真藏論 2.30

第三卷

三部九候論 3.1

經脈別論 3.21

藏氣法時論 3.8

宣明五氣篇 3.13

血氣形志篇 3.16

寶命全形論 3.18

八正神明論

雜合真邪論 3.23

通評虛實論 3.26

太陰陽明論 3.31

陽明脈解 3.32

熱論 3.33

第四卷

刺熱論 4.1

評熱病論 4

逆調論

瘧論 9

刺癰論 4.14

氣厥論

欬論 4.20

舉痛論 4.21

腹中論 4.24

刺腰痛論

風論

痺論 34

第五卷

痿論

厥論 3

病能論 6

奇病論 8

大奇論 5.11

脈解篇 15

刺要論 19

刺齊論

刺禁論

刺志論

鍼解

長刺節論

皮部論

經絡論

氣穴論

氣府論

骨空論 6.1

水熱穴論 6.5

調經論 6.8

繆刺論 6.14

四時刺逆從論 6.20

標本病傳論 22

天元紀大論 6.25

五運行大論 6.31

第七卷 六微旨大論

氣交變大論 7.12

五常政大論 7.21

第八卷 六元正紀大論 1

刺法論 閏

本病論 閏

第九卷 至真要大論 9.21

第十卷 著至教論

示從容論

疏五過論

徵四失論

陰陽類論 8

方盛衰論 11

解精微論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經卷之一

錢塘張隱庵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時仲化註證

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即本紀所謂咨于岐伯而作內經

者是也此書出於岐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

咨者問也本紀云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

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于岐伯而作內經

被色寒暑盡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內天昏玄札君民代

全元起謂素者本也乾鑿度以素為太素以素問為問太素義俱未安

然此素問八十一篇而復有靈樞

八十一篇大抵素問所引經曰俱出靈樞則靈樞為先而素問為後也

後世重素問而忽靈樞求素問而失精要以致學無本源醫多庸下

書中止以天師夫子尊岐伯鬼臾區而其餘諸臣未聞其以是稱

見上古天真篇及五運行大論等篇

候而已猶不能偏明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岐伯曰雖伯高猶不能明之則諸臣似未有能及岐伯者

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黃帝亦有訓之之語意

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歟

如著至教論以下七篇皆有訓之之語其疏五過論雷公亦自言臣幼小蒙愚

且其曰公曰伯曰師似皆以爵

稱之即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子

本紀亦云推軒轅代神農為天子

曰君王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論靈樞官能篇皆稱曰

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為爵無疑也至于鬼臾區少

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程子謂出于韓諸公子之手或謂先秦儒者所作是皆泥于爵號文字而未釋

公等以臆說有如此者乃今詳攷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

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歷法萬象人身經絡脉體人事治法辭古理微非子

書中有能偶及雷同者。真唯天神至聖始能作也。愚意上天以仁愛斯民為心。而伐命惟病。治病惟書。然

無言。故擬生神聖以代之言。而蚤出此書。以救萬古民命耳。況六書制自伏羲。外紀云天下義理必歸六書。醫藥始於神農。臣佐使之義。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自伏羲

義以至黃帝千有餘年。其文字制作明甚。外紀本紀俱載黃帝紀官舉相。明歷作樂。制為袞冕。舟車。畫野

分州。經土設井。播百穀。制城郭。凡爵號文字。時已咸備。按白虎通曰黃帝制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後世胡豐湖稱黃帝之世實為文明之漸。歷

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又經三百四十餘年。始迄陶唐。則諸凡制作。人知唐虞為盛。而不知肇自羲皇。其所

由來者漸也。何獨內經之作。史書靈素。均誣乎哉。至春秋時。秦越人發為難經。誤難三焦。營衛。關格。晦經

之始。晉皇甫謐次甲乙經。多出靈樞義。未闡明。唐寶應年間。啟元子王冰有註。隨句解釋。逢疑則默。章節

不分。前後混淆。元滑伯仁讀素問鈔。類有未盡。所因皆王注。惟宋嘉祐年間。敕高保衡等校正。深有裨于

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聖之義。按班固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

焉。又按素問離合真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鐘數焉。大都神

聖經典。以九為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而今析為九卷者。一本之神聖遺意耳。竊慨聖凡分殊。古

今世異。愚不自揣而僭釋者。痛後世概闕此書。而蠡測之。以圖萬一之小補云耳。知我罪我。希避云乎哉。

上古天真論篇第一

上古天真論篇第一

張謂上古謂所生之來。天真天乙始生之真元也。首四篇論調精神氣血所生之來。謂之精。故首論精。而精相搏謂之神。故次論神。氣乃精水中之生。陽故後論氣。

註內言上古之人。在上者自言知道。在下者從教以合于道。皆能度百歲。乃去。惟真人壽同天地。正以其全天真故也。故名篇篇內凡言道者五。乃全天真之本也。後篇微此。

昔在皇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張狗音循長上聲。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應神農氏而有

天下。都軒轅之丘。以土德王。故號黃帝。神靈智慧也。狗順齊正。敦信敏達也。此節記聖德稟性之異。發言之

發。其幼也。能順而正。及其長也。既敦且敏。故其垂拱致治。教化大行。廣制度以利天下。垂法象以教後世。

生知之聖人也。後鑄鼎于鼎湖山。鼎成而白馬。按生而神靈四句。與史記同。其成而登天。則曰成而聰明。又

日升天。此亦壽域。歟。天地無有終時之真人也。註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哲睿齊莊致敏。誠信長而聰明。

註此總述黃帝始末之辭。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之子。按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經天元紀大論。鬼史區亦云然。靈者隨感而能應也。正義曰言神異也。書云

人惟萬物之靈。故曰神靈。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為神異也。書云

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上旬曰弱。鄭裴俱訓曰狗疾齊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敦信也。敏達也。正義曰

成謂年十五冠時成人也。愚按正義以十五為成。則不宜曰登天。若訓為道之成。則登天亦或有之。世

傳黃帝鑄鼎鼎成有龍垂髯下迎帝。騁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

驚。帝拔龍弓。仰攀莫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羣臣昇衣冠于橋山麓。今猶在。

通問于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

將失之耶。**註**天師尊稱岐伯也。天者謂能修其天真。師乃先知先覺者也。言道者上帝之

註所貴師所以傳道而設教。故稱伯曰天師。度越也。度百歲者百二十歲也。

如此度越也。尚書洪範篇以百二十歲為壽。則越百歲矣。

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註**上古太古也。知道。調和修養之道也。法。取法也。陰陽

法也。蓋陰陽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逆之則災害。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

其天年。度百歲乃去。**註**張靈樞決氣篇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飲食有節

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乃死。能

註此言上古之人。所以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得也。道。大道

也。天地萬物之所同具也。以此道而修之于身。則謂之修養之道。修道而有得于心。則又謂之德。▲德

之義見第五節
 術數者修養之法則也上古之人為聖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修之法天地之陰陽調和人事之術數
 術數所該甚廣如呼吸接續及四氣調神論養生養長養壯養藏之道生氣通天論陰陽秘陰陽應象大論七損八益靈樞本神篇長生久視本篇下文飲食起居之類
 飲食則有節起居則有常而妄作勞故有此形則有此神而盡終其天年起百年乃去也
 靈樞天年篇云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即形與神俱之義也

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
 酒能傷脾脾氣傷則不能宣五穀味而生氣傷矣以妄為常傷其神矣醉以入房傷其精矣言今時之人不知

道者縱嗜欲而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
 藥色曰欲輕散曰耗真者元真之氣也傷其精氣神也言不知道者不能慎謹調養而喪其精氣神也務快其心逆于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
 心藏神務快其心喪其神守

氣矣起居無節耗其精矣言今時之人惟務快樂不能積精全神是以半百而衰也

此言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失也凡物之有榮者味甘而美
 如今蔗梨等物皆各有漿彼則以酒為漿異于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者矣以妄為常異于上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以情慾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真當精滿之時不知持之五臟別論岐伯曰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也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滿觀此則腎藏主藏精滿而不瀉可以持守
 吾形有神不時時御之義見上節務快其心而持夫養生之樂其起居則無節又異于上古之人起居有常者矣所以年半百而衰不能如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虛邪虛邪不正之邪風也恬安靜也憺朴素也虛無不為物欲所蔽也言上古之人得聖人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之教化內修養生之道外避賊害之邪所以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
 恬憺無為是以志閑而少欲矣精神內守是以心安而不懼形勞其欲是以皆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故者承上文而言按異法方論曰東

山陵而居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肥脂北方之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南方之域其地

下水土弱其民嗜酸而食脂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其民食雜而不勞此五方之民隨天地萬物之所生山川

得所願也

其欲是以皆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地土之高下衣食居處各從其欲彼此不相愛慕故其民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感其心。此復言五方之民各有嗜欲淫皆安居樂俗而無外慕之患哉。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故不外懼于物。而合于養生之道焉。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傷也。莊子曰。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聖人之道也。

註此言上古聖人。教下有法。而在下者從之。故皆能度百歲而不衰也。上文言上古聖人自然知道。故能度百歲。乃去矣。其所以教下者。有曰太一居九宮之日。有虛邪賊風。當避之。有時。按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凡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理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遇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又刺節真邪。邪為虛邪之中人也。等語。靈樞又有賊風篇。則虛邪但指風言。王註言邪從虛入。則指虛為在人者。非。恬憺而靜。虛無而空。老子清靜經云。內觀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虛無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于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總宜能生。總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無雜。常清靜矣。此乃萬世觀空之妙旨也。惟其氣自順。精不內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無懼。形雖勞而不倦。氣隨以順。各從其欲。皆慰所願。故為下者。能幸從此。我而不悖。下者。有所食。則以為美。而不求過味。有所服。則任用之。而不求其華。與風俗相安。相樂。而不相疑忌。高者不陵。下者不援。上而不出。位以相慕。其民誠曰。朴是以嗜慾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感其心。此復言五方之民各有嗜欲。淫皆安居樂俗。而無外慕之患。故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故不外懼于物。而合于養生之道焉。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傷也。莊子曰。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聖人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始有終。有盛有衰。各有自然之天數。材力精力也。

註材力。材。材力。量也。天數。凡人所稟于天之數也。觀下文所對。則係于材力可知矣。蓋年老則無子。豈盡關于天數也。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腎始女子七歲腎氣方盛。腎主骨。齒者骨之餘。故齒更。血乃腎之液。髮乃血之餘。故髮長也。按陰陽之道。孤陽不生。獨陰不長。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以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天一。生水。地二。生火。離為女。坎為男。皆陰陽互換之道。故女得陽數。而男得陰數也。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

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中。循腹上行。為經血之海。女子主育胞。胎夫月為陰。女為陰。月一月而一。

黃帝內經素問合卷 卷一 三

更平聲 長上聲 任如林 反

墮情同
頌班同

解解同
情情同

又由是而推之。則中國為主。四夷似廣。君子雖正。小人則多。美事之成。難于至。事皆可矣。有斯世。斯民之責者。當為之惕然。精血兼盛。如此。其有子也。宜矣。三七腎氣平均。故牙之最後生者。名曰真牙。由此而生。且長極矣。四七肝主筋。腎主骨。皆堅。髮長極。身體壯盛。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女子大體有餘于陰。不足于陽。故其衰也。自足。陽明始蓋以胃為六腑之長。其脈上行于頭。故面焦髮墮也。靈樞經脈篇。黃帝曰。胃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之交頤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頰口。環唇。交承漿。却循頤後。廉出人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顙。六七則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皆衰于上。故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已竭。應前。天癸至。而言地道不通。地道者。坤也。不通者。月事止也。應前。月事以時下。而言至是。而形體衰壞。不能育子矣。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張八為少陰之數。男本陽。體而得陰數者。陽中有陰也。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

張靈樞經曰。衝脈任脈皆起胞中。上循腹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別而終唇口。血氣盛則充膚肉熱。血獨盛則淡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于氣。不足于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榮唇口。故鬚不生。馬是則男子之天癸。溢于衝任。充膚熱肉。而生鬚鬚。女子之天癸。溢于衝任。充膚熱肉。為經水下。行而壯子也。男子二八精氣滿。溢陰陽和。合瀉洩其精。故能有子也。三八腎氣

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張平足也。均和也。極止也。至真牙生而筋骨所長。以至于極矣。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張四居八數之半。是以隆盛。

之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張腎為生氣之源。男子衰于氣。故根氣先衰。而髮墮齒槁也。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髮鬢頒白。張根氣漸衰。而標陽漸

竭矣。平脈篇。寸口脈遲而緩。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

極。張肝乃腎之所生。腎氣衰。故漸及于肝矣。肝主筋。肝氣衰。故筋不能運動。腎主骨。筋骨皆衰。故形體疲極也。八八則齒髮去。張數終衰極。是以不惟頒白。枯槁而更脫落矣。腎者。主

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瀉。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

正。而無子耳。張此復申明先天之癸水。又指後天之津液所資益也。腎者。主水。言腎藏之主藏精水也。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者。受後天水。救之精也。蓋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腎

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腎之津液入心。化赤而為血。流溢于衝任。為經血之海。養肌肉。生毫毛。所謂流溢于中。布散于外者。是也。故曰。天癸者。天一所生之精也。是以男子天癸至。而精氣溢瀉。腎之精化赤。為血

溢于衝任。生鬚鬚。女子天癸至。而月事以時下。故精血皆謂之天癸也。○再按。經云。榮血之道。內穀為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專精者。行于經。經常榮無已。男子八八。女子七七。天地之數終。而天

癸絕。然行于經。隨之榮血未竭也。是以老年之人。能飲食。而脾胃健者。尚能筋骨堅強。氣血猶盛。此篇論

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係行于經。隨

之血反從衝任而下。是以面黃肌瘦骨憊筋柔。當知經隧之血行于脈中。衝任之血兼滲于脈外。

馬此則以男言之也。男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陰氣不勝其陽則成男。陽中有陰其卦象離。醫書謂陰血先至陽精後銜。縱氣來乘血開。巽精陰外陽內則成坎卦。而為男。其義亦略大。約陰氣不勝其陽氣則為男。凡悟真篇等書稱男子為女子者。正以其外貌雖男而陽中有陰也。惟陰精蘊畜于內至八歲乃少陰之數。其腎氣始實。髮長齒更。家語云。男子主腎水。故皆可稱為天癸也。惟精氣溢而化。二八腎氣已盛。天癸始至。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始衰。髮墮齒搖。男子大體有餘于陽。不足于陰。故其衰也。自足少陰始。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皆焦。髮鬢頽白。手經三陽從手走頭。足經三陽從頭走足。男女皆同。七八肝氣已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已少。腎藏衰。形體皆竭。八八則精血俱衰。齒髮皆去。大腎者。屬水。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五藏盛。乃能瀉。今五藏皆衰。筋骨懈惰。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然則男女之老而無子者。皆由于材力之盡。非由于天數之適值也。若少而無子者。則謂之天數斯可矣。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

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張氏此復申明天地陰陽之數止盡終于七七八八也。天壽過度先天所稟之精氣盛也。氣脈常通後天之道尚通也。是以腎氣

有餘而有子。此雖有子。然天地之精氣盡竭于七八之數者也。

此言年老而子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夫曰年老有子則雖八八已後亦能有子也然此等之人雖或有子大畧天地間之為男者不過八八之數為女者不過七七之數而天地所稟之精氣皆竭矣能如此等之有子者不亦少乎精氣者天癸也▲王註以為所生之男女其壽止于八八七七之數者非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有子也。張此承上文而言。惟修道者能出于天。

之地陰陽數也

馬上文言年老者不能生子又有年老而有子者皆主平人而言帝遂以修道而年皆百數者問其能生子否蓋承第三節第五節之在上在下者而言也伯言上古之世其在上者知道在下者合道皆能卻老而全形非若平人之年老而形體皆極者比其身年雖過百歲亦能生子而無疑也

玉師曰
天命之
性復歸
于元極
是謂真
人佛老
以真空
見性本
經謂空
中之真

蓋經
百內離
于真謂
之至人

意於挂
喻者喻

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膚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張上古真人者言所生之來自然合道而能全其天真之人也天真完固故能轉旋造化變理陰由道之所生故無為而道自合也

註此下四節帝述其素所聞者而言之也帝言上古之世有等曰真人者不待于修而此真渾言全具故謂之真人也天地陰陽真人與之合一故能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已之精氣一如天地之默運也獨立守神一如天地之存主也無少無老肌肉若一天地此無極則真人亦此無極相與同散無有終時蓋道不變故天地亦不變真人之有道如此其生同天地也宜矣六微旨大論曰與道合同惟真人也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道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張中古至人者謂有為以入道而能全所生之天真者也天真雖洩復

得先天之真者也至人者得後天之炁者也其趨則一故亦歸于真人張能修德合道積精養神故令神氣充塞于天地之間耳目聰明于八達之外此蓋從修鍊保固得來亦能復完天真而回歸大道夫真人者于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志異于人也積精全神亦獨立守神之意也惟神既全則形自固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方自強固所以遊行視聽者以此亦與真人同歸耳

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于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于世被服章舉不欲觀於俗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於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張至人者

者去世離俗修道全真無妻室之愛無嗜欲之情所謂游方之外高出人類者也聖人者處天地之內順八

字之理教以人倫法于制度觀冕于朝廷之上不欲離于世俗章服無為而治不勞其形隨機而應不役其神此治世之聖人也亦可以優游洋真而長享百年矣如五帝三皇周公孔子壽不越百歲而靈明真性與太虛同體萬劫常存

註上言至人與真人同歸則太上者下此而有聖人又下此而有賢人故皆曰其次言中古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順八風之理大義見靈樞九宮八風篇有所嗜欲與世俗相安而無恚嗔之心行同于世服同于時以道而同也舉動不觀于俗以道而異也外不勞形于事內無妄想之患以恬愉悅為要務以悠然自得為己功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其壽亦可以百數也此猶第三節言上古之知道者耳上

別攷方切

文言至人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而聖人不然故不及至人者以此

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壽而有

極時。張賢人者處塵俗之內鮮拘蔽之習取法天地如日月之光明推測象緯順逆二氣序列四時將與上

至聖者也。此帝勉人修為而不得以凡庸自棄故移精變氣章曰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下此有賢人者法則象似皆仰稽之意法天地日月自然之運辨列星辰之位逆順以推陰陽之數

逆從也。分則四時之氣序蓋合天道以盡人事也。此猶第五節言上古之為下者合同于道故曰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也亦可使益其壽而比之至人聖人則有所終極焉耳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

神藏于五藏故宜四氣調之脾不主時旺于四季月

此篇應是岐伯所言發前篇修道未盡之意篇內以春夏秋冬四時異氣當有善養生長收藏之道及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皆調生之要道也故名篇凡言道者七

春三月。此謂發陳。張發陳也。陳故也。春陽上升發。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張天地之氣俱主生發。夜卧早起。廣

步于庭。張夜卧早起發生氣也。廣寬被髮緩形。以使志生。張東方風木之氣直上巔頂被髮者疎達肝木之

五藏之志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斂魄適生而勿殺。子而勿奪。賞而勿罰。張所以養生發之德也。故

寒溫和喜怒者也。是以四時皆當順其志焉。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張逆請逆其生發

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張四時之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春氣以應養生之道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

王于春。春生之氣逆則傷肝。肝傷則夏為寒變之病。因奉長者少。故也。蓋木傷而不能生火。故于夏火令之時反變而為寒病。

此以下四節言當時善養也。正二三月春之三月也。陽氣已生最能發生而數陳之。故氣象謂之發。陳也。五常政大論篇謂之故。故與陳同。據下文番秀容平等義當以氣象言。當是之時天地以生物為德。萬物榮茂。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卧則夜其起則早。以陽氣正舒也。起而廣步于庭。以布夜卧之氣。被髮而無所束縛。形而無所拘。使志意于此而發生。其待物也。當生則生之。而勿之殺。當與則

予與同
長上聲
後同

以己同